

# 冊二

書名 水石緣二十九段 道光二十一年刊本  
 撰者 清 李春榮 撰  
 卷 冊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2  
 編號 D8662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水石緣二十九段 道光二十一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水石緣



## 第一段

驂鳳翥仙侶臨凡  
 詣龍湫神僧飛錫

荆楚谿山之勝甲于天下自昔人文毓  
 秀史不絕書而靈異之祥猶多鍾為神  
 如襄王携巫峽之雲交甫獲湘臯之  
 疑山弈弈淚竹痕鮮湘水湯湯凌波



水石緣

第一段

水石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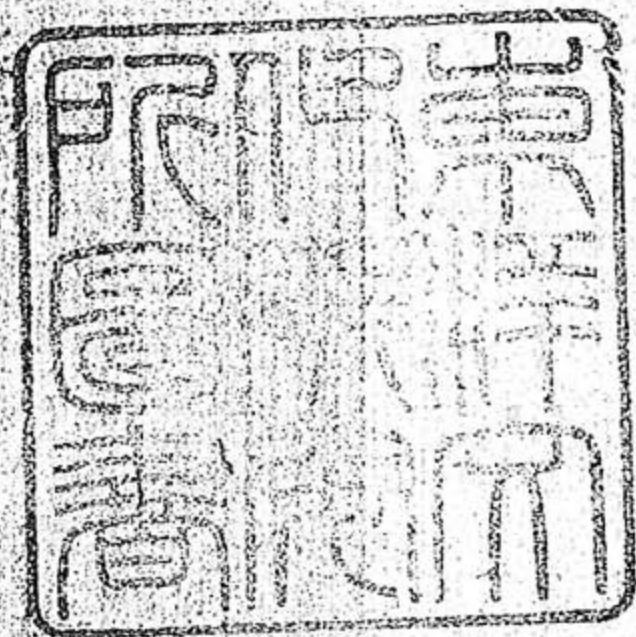
一

双紅堂

小說

82(2)





科 2018.2

水石緣

第五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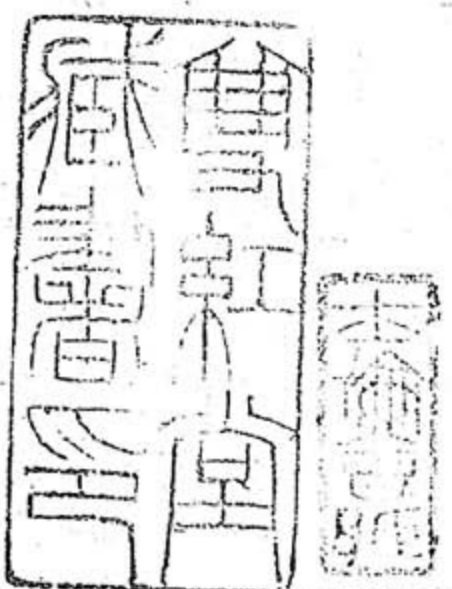
空齋夜作有情痴  
平康重訪多嬌面

石生回家走到書房門首有一童兒名

喚書帶在房中歇宿生見房門虛掩推

門進去書帶醒了生云怎麼門都不攬

書帶起云是攬的生云蠢才攬的我怎



水石緣

第五段

生進來了因問太太昨日可曾問我書帶云相公不回來吃飯太太叫我尋至雲相公家他家裏人說都去遊花園去了天晚了太太又叫我到那裏去請說還沒有回來生曰太太可說甚麼書帶云沒有則聲就進房去了蚤膳後石生鼾眠一覺醒來默默自想雖然昨日鎖

定了春心却被他引開了情竇自此之後終朝悶坐空齋一會思梅一會念柳眼下心前便有一段無聊光景一日抱悶過松家雲影正與松濤坐談見生來松曰我只道你那醉還未醒正要來替你解醒你却也來了雲曰好樂也生曰遊同樂亦同何獨羨我雲曰我們的樂

九不流 二  
不過是對酒當歌誰似你鑽到人家被窩裏去了生笑曰我的事倒也無形無跡那色花償酒的對聯好不眩目正所謂挈賊見贓你們背地裏傾壘倒甕反要在人戀酒豈非懷惡而討不義乎雲曰我二人因聞他姊妹有些才學不比尋常聲妓雖嘗過訪却並沒甚勾當恐

你年少易爲所溺故不及道及誰料一朝漏洩這章臺花柳倒被你這後來的先折了生曰兄解憐才偏我好色况你這話也可信不可信各人只好自己明白松曰我輩當以此爲戒使外人聞知看我輩爲何如人生曰蒙兄引入天台我正要醉盡花柳且慢來阻我的逸興

松顧雲曰你看他纔到那人家走了一  
回口角便老氣了多少生笑曰恠道吾  
兄平日能言原來是從這條路上鍊出  
來的三子諧謔多時石生也不提起梅  
柳欲誑樓之事回家天色已晚纔點起  
燈來便似在他家座上纔靠上枕頭便  
似在他家帳中畧閉閉眼那一片彈絲

品竹之聲便嗚嗚的從耳根響起又想  
着醉眠初醒被梅萼來挑引的光景愈  
覺心蕘撥亂書帶請吃晚飯生回說不  
要吃了書帶云炊起茶來罷生曰你且  
去吃了飯來把門帶上了去石生斜靠  
在床上不多時生母推進房間云爲甚  
麼不吃晚飯生忙起身答云纔吃了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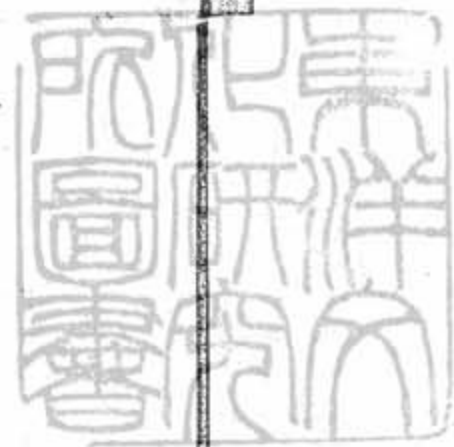
水石錄  
四  
生母坐下又問身子清爽的麼生云清  
爽的生母將燈擦一擦云你看這桌子  
上也不教他收拾收拾把些書橫三豎  
四堆得像甚麼又問生云你在那裏吃  
的飯生答云在月波家裏母云說說話  
就該早些回來只慣擾他們的也不便  
少頃書帶來請太太吃夜飯母起身出

房云把茶爐炊起來書帶卽忙搗茶石  
生獨對孤檠默坐良久取本書翻前揭  
後看了一回撇在案頭又靜悄悄坐了  
半晌茶爐已沸書帶倒了茶生令將火  
拈在香爐內少些畱幾塊在茶爐裏你  
先睡罷語畢取茶吃了在房中走來走  
去搔頭摸耳連聲慨嘆書帶清着眼站

在旁邊生云教你先睡痴歎歎還站在這裏書帶去睡了石生又取香鍬將爐灰平一平添上塊香又吃了杯茶取筆在桌上閒塗亂抹忽又撇下靠在桌邊呆呆靜想復起身出庭下踱步踰時進房來走到床前意欲就寢却又回到書案邊站立半晌復坐下靠着椅子昏昏

睡去直到樓鼓將終書帶起來小解生忽驚醒見一點昏燈半明不滅慨然長嘆書帶云大相公怎還不睡只怕天亮快了生甫和衣就枕次日午後生語書帶云你鎖上了書房門同我到一箇所在去書帶將門鎖了隨生潛到冷痴院生進門只見柳絲在軒前煎藥柳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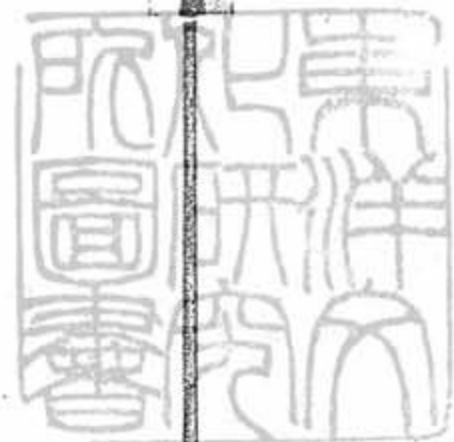




忙立起來將衣上撲撲灰接云石相公  
來了生問這藥是那箇吃的柳云梅姊  
姊身上有些不快卽引生入臥所呼云  
有位心上醫來了梅萼睡在床上看見  
了石生這尙身軀早輕鬆了一半卽起  
身下床云別來夢竟顛倒今日不知甚  
風兒吹得君來生攜手曰我亦盼不得

一見奈無便可假今日潛來相訪不意  
玉容消瘦至此三人坐下生又問是甚  
麼貴恙梅曰是那晚別後不茶不飯身  
子上寒一陣熱一陣直到如今也說不  
出病根來柳曰石相公這幾日在家做  
甚麼生曰連日空齋抱悶無計可除特  
來消遣松雲二友別來可曾到此柳絲

搖首梅見書帶站在房門外問云這哥兒可是隨石相公來的生答云是梅云這裏面來站站書帶走進房站在石生身畔梅問云叫甚名字生曰叫作書帶扶芳走到房外向書帶招招手書帶走出來扶芳云你不要站在裏面我和你門口頑去二女復道前事云石相公前



夜之言愚姊妹已銘心鏤骨自古爲人爲徹萬萬不可把前言置諸高閣生云二位姊姊雖然一時動念這舞裙歌扇未必真能拋舍梅云君言差矣天下寧有藥湯火厭清涼坐周圍不思釋放之人乎柳曰吾二人立志已斬釘截鉄母疑我們依依不定梅出一簡付生云區

區微志盡寄此中生展看乃律詩二首

梅萼詩曰

雪裏亭亭占早芳  
翻光落素襯宮粧  
自甘冷艷浮溪月  
誰把水寬聘海棠  
粉面已清千片雪  
檀心猶鎖舊時香  
從今領取詩人意  
高揭孤標出野塘

柳絲詩曰

拂馬藏鴉事可悲  
愁烟困雨綠絲絲  
風流自昔同張緒  
痴絕今誰似愷之  
眠起羞看眉減黛  
悟來爭忍絮沾泥  
寄言陌上尋春客  
莫向章臺折舊枝  
看畢袖詩喜云爾  
意旣真我疑亦剖  
真不枉前宵之會  
二女曰且夕如坐  
針氈須速爲圖之  
勿使久沉苦海  
生日且自

寬心吾當與松雲二友共圖二女甚喜  
生曰只是二友平昔往來眷戀必深若  
聞此舉恐未必樂從空冀北之羣所請  
或不應允將如之何柳曰二君雖稱識  
面並不關情我前晚說來的都是道學  
先生你豈不明白生笑云我却不信難  
道還有第二個石蓮峰梅曰柳妹所言

不錯况此輩不過酒人劍客身雖豪放  
此事倒也不甚關心柳曰但觀二君頗  
有義俠之風若與相商事必得濟生見  
二女之言與松雲暗合方信實無此事  
鵝兒從後面出來聽得房裏有客張見  
是生曰原來是石相公生見鵝兒畧抬  
抬身鵝兒忙云相公請坐我去叫送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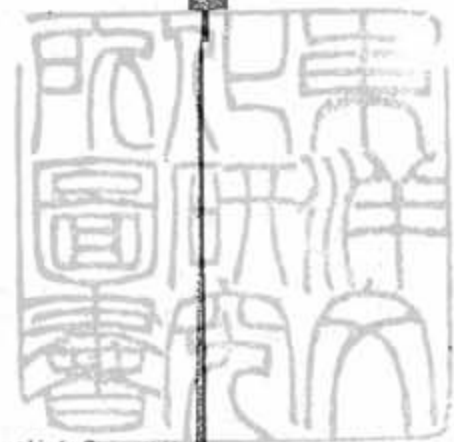
來姊夫吃生聽了叫姊夫禁不住一時  
面紅隨有一小鬟捧茶進房云姊夫請  
茶柳叱曰放下去罷誰是你家姊夫是  
那一個的姊夫老也姊夫小也姊夫叫  
得這樣熱鬧生戲曰怎麼定要說那一  
個難道兩個的就做不起我要做便做  
樓外的姊夫不做這院裏的姊夫二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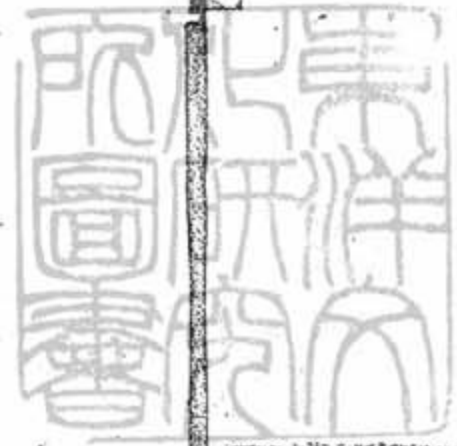


齊曰石相公果能提拔我二人情愿同

抱衾裯石生含笑無語梅尊取茶欲飲  
却放下云我的藥該好了柳云哎啣倒  
忘壞了連忙走出軒前看時啜了一聲  
持藥罐進云你看焙得乾乾的好上磨  
了梅笑云倒壞了罷這一會替石相公  
講講話身上覺得好了些少頭書帶請

云大相公回去罷怕太太問石生起別  
梅云去便不來來便去再坐坐何妨生  
云恐怕家中查問改日再來柳云你還  
是個私訶子三人大笑生別二女出門  
書帶途中問云這是誰家方纔那兩個  
是甚麼人生云叫做冷痴院我們進去  
的時節在那裏煎藥的是柳姑娘那一  
個是梅姑娘你到家裏不要多囑太太  
若問只說在雲相公家裏書帶云小的  
知道了





石生既得梅柳之詩喜其立志果堅暗  
思二友不識肯樂從此事否惜哉名妹  
遭此玷汚向以佳人難得爭甘虛度青  
春今一見之皆成碎璧却向何處再尋

# 水石緣

## 第六段

遣書帶密探梅柳  
出簡帖義激松雲

石生既得梅柳之詩喜其立志果堅暗  
思二友不識肯樂從此事否惜哉名妹  
遭此玷汚向以佳人難得爭甘虛度青  
春今一見之皆成碎璧却向何處再尋



得個全春梅柳來又想他二人果若離  
了青樓這嫩綠含香又不知委于何地  
因自恨曰使昔日花前不見也免得牽  
情醉後不畱也無因惹恨這天掉下的  
愁冤今日如何排遣得去越數日呼書  
帶云我前日帶你去的所在可認得麼  
書帶云認得生喜云使你到那裏走一

回生將話吩咐一遍問云記得了麼書  
帶云記得了生云到那裏不要多話快  
些就回來書帶應諾出門外走了一半  
路轉過幾個灣來覺有些路生立住脚  
想一想又向前走望見院門歡天喜地  
跑到門前扶芳看見報知二女云書帶  
來了梅云叫他進來書帶走進房中柳



問云書帶哥三相公爲何不來書帶云  
那個三相公柳云你跟的是那個書帶  
云那是大相公沒有三相公梅顧柳曰  
他不曉得書帶云大相公使我來望望  
梅姑娘和柳姑娘梅云你大相公使你  
來想有甚麼話說書帶云大相公說問  
梅姑娘的病好了沒有前日說的話是

時刻在心的包不悞事叫二位姑娘不  
要性急柳絲到房門口看一看向書帶  
云你話說得輕些我問你你可曾聽見  
相公和松相公雲相公商量甚麼書帶  
回云沒有聽見相公說好幾日沒曾會  
見他們兩個等見了面商量端正了就  
來通信二女甚悅柳絲取茶與書帶吃

了問云書帶哥大相公家裏有多少人  
書帶云只有太太和相公兩位柳云你  
們下面呢書帶云下面也只有三個人  
柳云那三個書帶云我厨下有個老嫗  
子還有個小丫頭是太太房裏的梅云  
我還問你可知你家相公會定下親沒  
有書帶搖首云沒有時常有人來做媒

太太問相公相公只是不要我家舅太  
爺要把姑娘許他也只是咬口不肯前  
日太太還罵大相公這家不要那家不  
要你做了和尚罷梅云想是舅太爺家  
的姑娘人醜大相公不要他書帶云人  
倒狠齊整與梅姑娘一樣的模樣柳笑  
云你看他說話倒乖書帶云大相公叫



我就回去說二位姑娘有甚麼話對我  
說相公等回信梅云你對相公說我病  
好了那商量的事求相公上緊些就是  
這兩句話書帶答應曉得走出房門柳  
絲叫扶芳來送書帶到門口書帶回到  
家中生見問云你來了梅姑娘可好了  
麼書帶云好了生云我吩咐你的話不

說錯麼書帶云沒有說錯他們說商量  
的事求相公上緊些言未了松雲偕至  
生日來得正懶得出門松曰你臉上甚  
是清減生含嘆無語既而曰近有一件  
事要請教二兄松曰何事生日有兩女  
子失足墮水二客過而不援一人繼至  
二女呼救其人力綿不勝欲呼前人相

助二兄料他肯來助力否雲曰斷無見  
溺不救求助不應之理松曰這話有來  
歷籠碧慧心人怎聽他指驢說馬雲曰  
我明白了只是二女呼救之情我不肯  
信你且說個詳細石生遂將梅柳之事  
一一說出松曰蓬峰你不要錯認了題  
日這是他姊姊見你多情要算你個不



伶不俐將這話來甜哄你怎便認起真  
來雲曰你看自古烟花隊裡有幾個琴  
操一句話就能點悟生日依我看來畢  
竟世無蘇學士故無琴操松曰我道你  
臉上清減原來着了這兩個魔鬼生笑  
云我疑是不肯助力的果不出吾所料  
雲曰非也此必無之事何敢輕信生將

梅柳簡帖之詩付二子曰這是他姊妹親筆二兄請看松雲看畢曰言雖如此寃不可信生日何不可信二兄既解憐才何忍見他姊妹永墮泥塗况他二人既有是心豈還不肯引手松曰果若他姊妹有這念頭此仁人義士其所樂聞我輩寧肯見義不爲只恐一時動念終

念頭此仁人義士所共樂聞我等寧見義不爲只恐一時動念終有變卦且遲緩幾時看他動靜若何再作道理生喜曰這却有理雲曰連峰眞有心人也誰料你一夜春風便吹醒了他二人塵夢生曰你們若不暗地藏鈎只怕這夢還要醒得早些二子起別云且不要誇張

水石緣 七  
他二人的脚還踹在兩頭船上哩

水石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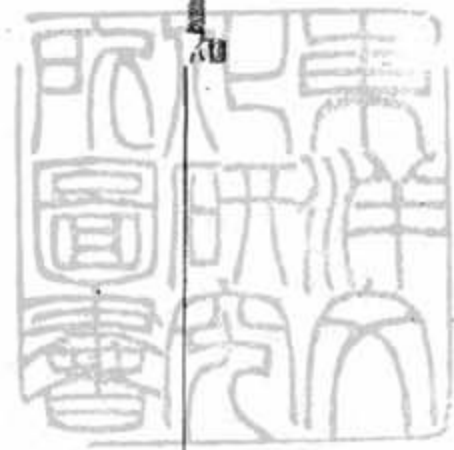
第七段

賞端陽江上同遊  
吊靈均舟中雜句

自後石生時時過訪梅柳二女頻提前  
專生復再三安慰值天中節雲影買舟  
招二子爲江上游石生無聊欲不去雲  
故拉之舟行未遠忽閣內有人傾盃濕

水石緣

第七段



了舟子衣舟子喧寒松濤推篷看云這  
是那話兒家的後牕卽令停舟呼云淺  
水的那一個柳絲聞聲知是松濤卽憑  
牕應云是我你們到那裏去松曰今日  
重午載酒向江上弔屈大夫快叫了你  
的伴兒來和我們同去柳問篷裏面甚  
麼人松曰名我園賞花的舊侶柳絲轉

入招梅梅云我懶去你自家去罷柳曰  
還是同去不要冷落石三郎梅遂同  
行生謂松曰我輩當以此爲戒怎麼又  
着這兩個魔鬼松笑云正復不能爾爾  
二女入船生見了梅驚曰你爲何瘦得  
與連峰一個樣子松曰最喜是他兩個  
越瘦越齊整梅曰別來一病幾死幸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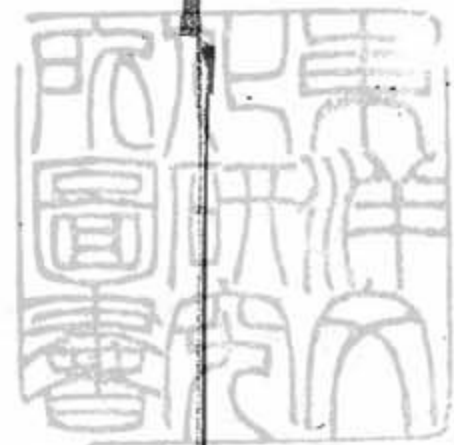
殘喘又得相陪松持其臂云今日可曾  
繫長命縷麼梅曰恨不速委還盼他長  
命怎的松曰你正要高揚孤標出野塘  
怎說速委雲向柳曰好個悟來爭忍絮  
沾泥二女曰諸君既悉鄙薄之意愚姊  
妹殘軀全求提拔雲曰你二人既不甘  
墮洪崖船見到岸也還不晚只張帆進

櫓我們自不辭一臂之力松曰只是春  
日賞花回來那兩隻夜行船不知那一  
隻被石將軍先點了一篙兒生曰徼倖  
弓強弩勁做了個一箭落雙鷗二女含  
赧衆人一路歡飲早聞得金鼓喧闐遂  
舍舟登岸三子携手向前二女同立一  
處見江面上彩幟飄颺浪花飛舞中流



開畫楫舟負黃龍夾岸遶雲鬟欹橫艾  
虎錦標奪處欣同天漢槎回紅扇搖時  
影亂江光火燦玩賞移時只見一婦人  
打扮得花攢錦簇甚是痴肥隨着了四  
五個丫鬟行來站在梅柳旁邊二女讓  
了幾步婦人看見了二女暗稱好兩個  
面龐又想這打扮不像是尋常人家不

住的定睛熟視柳絲曰你看那婦人只  
管看我們梅曰好個大肚子柳曰一肚  
風騷二人含笑生見橫塘上游女如雲  
過道細看不是脂濃粉厚便是肉勝腰  
肥回顧二女益私心恇惋江邊年少紛  
紛皆以目射二女梅心不耐見生回顧  
將頭點點石生走近梅邊梅云站得腿





酸了。下船去罷。柳曰：「再看看去。」梅曰：「不過是這樣，只管看甚麼？」柳指龍舟曰：「你看那黃龍替烏龍鬪上來了。」看他是那一個奪彩時，兩舟競進，不相先後。忽一艇從後來，划楫如飛。柳曰：「你看後面這小青龍，划得勇猛，倒要被牠搶上前了。」正言時，後艇已追及前舟，從中流分開。

水勢左拿右攬，突出二舟之前。兩岸拍掌喧笑，喝彩如雷。梅曰：「果然被後來的奪了彩。」偶一賣像生花的，從面前走過。柳曰：「好花，可惜沒有帶得錢來。」生曰：「你愛便買錢，自有。」卽叫住擔子，每人檢了一枝並蒂蘭，插在頭上。柳絲將擔子上，的器不剗取了一個。向生云：「買了他的。」



梅笑曰真真孩子氣柳曰帶到船上去  
當酒令卽藏入袖中三人買墨遂呼松  
雲一同下船却遇一官艘鼓吹近岸隸  
從排列兩傍此民船使不敢近松云昔  
袁中郎鄙烏紗之橫皂隸之俗誠不可  
耐柳曰不要說人我們船上的官兒也  
不少松云誰是官兒柳云坐穩了聽我

說你好酒授你個翹部尚書指雲曰善  
書的豈不是個中書麼松向生曰你要  
醉盡花柳我點你做探花郎雲指二女  
云你二人是校書了梅曰我還有個升  
降中書進則爲墨曹出則守管城麴部  
可進封醜王則則出知酒泉郡雲曰你  
二人呢梅曰梅可進于吉士柳當喬遷



上林黜則梅出梅州柳知柳州松曰我  
這探花奈何梅曰姑待詔翰林可也松  
拍案云政自卿出矣生日兄何不呖嘗  
慄斯啞呀嚙啍以事之衆大笑柳絲云  
取酒來我要行令了將袖中釐不倒取  
出松奪取云恭喜你養下孩子了生日  
我替他取名端陽節生的叫做小孟嘗  
君雲曰叫他認認老子看松曰門下三  
千客叫他也認不清衆皆大笑柳曰我  
勸你口孽少造些遂旋着惑不倒飲了  
一回生指釐不倒云適將此翁搆得小  
詞一闕二女曰請寫出來生取筆書云  
頭輕脚重滿面春風由撮弄繞座交  
歡世態惟翁熟且圓鮮衣粲粲到處

趨陪眠不慣可笑空疎不耐推敲一  
薄夫 右調減字木蘭花

二女曰描寫曲盡妙語解頤雲曰頗似  
石醋醋罵座松曰座無其人但罵不妨  
生曰吾兄可謂知言雲曰今日江邊甲  
古何可無詩以紀之大家來聯吟一首  
松曰吾當續貂雲曰讓你起韻松曰我

便起韻古語道得好簸簸揚揚糠粃在  
前二女欲辭不與三子強之得詩二十  
四韻詩曰

日月等輕折流光類速櫓松春風逐  
逝波入夏又重五雲冉冉菖蒲綠灼  
灼榴花吐石佳節若為酌瑤樽浮碧  
酌梅干觴飛小艇喧笑應前浦柳練

影織龍鱗江聲走鼉鼓柳出浪若奈

雲爭風如縱弩梅奪得錦標歡誰憶

沉淵苦梅

雲曰這一聯轉入弔古續密無痕妙手

妙手松曰看你的接法

窮哉三閭忠蔽也懷王蠱雲蟬翼輕

千鈞黃鍾避瓦釜松謾言既已深孤

忠那可補擇木豈自昧松懷此故邦

一土君心不可回惓惓終自撫雲嗟彼

楚些吟曰于江之澣舉世爭獨醒石

歡釀悲漁父懷沙哀郢曲天問離騷

譜梅浩浩湘流長渺渺幽竈俯側聞

沉米事蛟饒與龍怒柳

松曰筆快如風更見清晰撫其背云柳

水石象 第七段



絲兒奈何石生笑目松濤松曰你不要  
吃醋雲催梅曰快來梅曰又該我了

靈均自有靈角黍莫千古我來弔江

干梅

盈耳歌聲堵痛飲擘蠻箋清聲

奪開府石

吟毫蘸怒波墨浪翻秋雨

詩成欲扣舷雲

夕霞醉芳杜良會亦

何常勝遊應紀取

松

詩成松濤朗吟一遍喜曰淋漓酣暢請

各浮一大白雲謂梅柳曰二卿具此慧

才真使騷人俯首二女曰筮訣兒攬在

李杜集中徒供噴飯言未畢舟子報云

到潑水的所在了柳絲藏了豎不倒與

梅萼起身遂別三子而去舟子開船雲

曰柳家的好個孃娜身子松曰一以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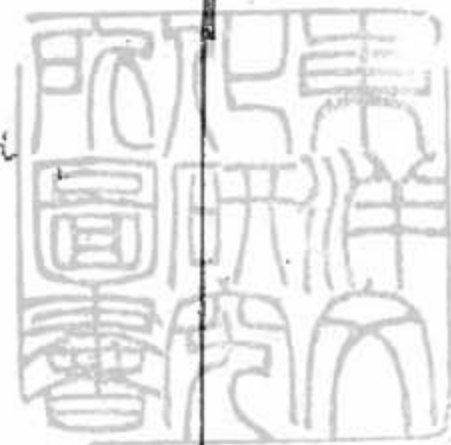
勝一以姿勝若論才情却難分伯仲生  
曰日前所商二兄務必畱心松雲唯諾  
及到岍各別去

水石緣

第八段

義士捐金贖二美  
佳人作畫寄情郎

石生自與二女識面松雲之外無一知  
者不料端陽江上之遊被母舅山公看  
破時公移節關中將欲起身同邑諸縉  
紳邀請泛蒲是日江邊鼓吹近岍者卽





其船也公子牕內窺見生與二女並立  
橫塘又見嬉笑登舟十分疑惑卽密令  
家人訪問始知其爲二妓心甚不悅次  
日來別生母生復不在遂與其母言之  
且爲其女翠微申訂婚姻生母含糊不  
應及生歸其母痛詈之且曰瑚璉琬琰  
爲世所珍在魄砂礫爲人所棄你爲何

入了這個迷魂陣須猛自驚省石生直  
驚得汗流浹背生母又將山家母舅所  
言婚事說了一遍生俯首無言轉到書  
房呼書帶云我問你我前日那樣吩咐  
你叫你不要在太太面前多嘴你又說  
了甚麼書帶云我沒有說甚麼生曰我  
到梅姑娘家去不是你說是那個說的



書帶云我倒不說是舅老爺早上來朝  
太太說的生曰胡說舅老爺怎麼知道  
書帶云說是昨日看龍船的所在舅老  
爺在船裏瞧見大相公和梅姑娘們站  
在一處說話來石生半晌無語後值山  
公就道生往送之公曰丈夫身猶女子  
須當貞潔自愛勿使可惜生羞愧跼踖

公曰吾本欲携爾同行因秋闈將近你  
須謝絕塵囂勵志經史榜後我卽作書  
招你你務必來石生唯唯自後其母責  
令更移書室閉戶謝客督膏火甚嚴石  
生足不越戶無奈作書密寄二友囑其  
爲二女周全勿使抱怨後松雲訪二女  
二女懇切哀求松雲遂各出已囊携二



女出平康另賃一室與二女居住隣有一老媪寡而獨居人皆呼爲冬青阿姥二女喜其清潔招與同住梅柳頗工畫學女紅之餘揮酒尺幅央阿姥持賣人爭售之饗飧之費竟賴此以給一日阿姥持畫出賣途中遇一富豪名喚荆棘見畫喜云是甚麼人畫的阿姥備道其實

實富豪喜甚將畫買了次日竟來探訪梅問是甚麼人阿姥曰是昨日路上買畫的二女辭不出見富豪竟闖進房來二女驚惶莫措荆棘曰我且在裏面坐坐好講講話阿姥亦正無計忽聞戶外呼云爲何大開着門沒一個人在此梅聞聲曰阿姥請松栢公進來松濤進房



問曰這是那個其人認得松濤拱手云  
松兄來了幸會幸會松濤全不瞅睬問  
云你是甚麼人在此胡闖棘云咫尺同  
里兄豈不認識不過偶來探望彼此一  
般兄臺不要發話松濤罵云我那裏認  
得你這野狗才揮拳欲擊二女勸住棘  
忙出門云這麼有這樣野人我且讓你  
言畢合口憤而去自此之後人皆知二女  
有松雲倚蔽遂無人敢履其地石生自  
從閉戶下帷倏忽兩月一日悄對書帶  
云使你去院裏走一回將話吩咐與他  
書帶答應來到冷痴院看見了鴛兒便  
叫媽媽梅姑娘呢鴛兒見了書帶帶着  
鴛云還要來梅姑娘不梅姑娘都是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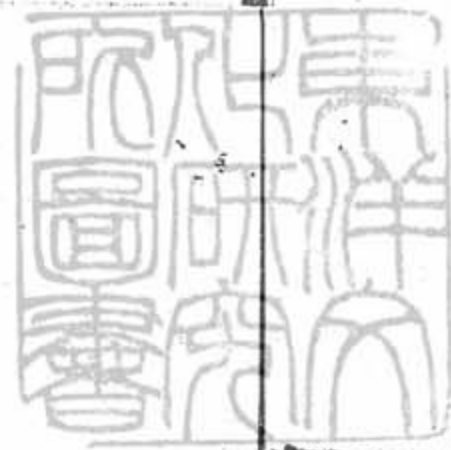
家相公鎮日來搗鬼把我兩個錢樹子都弄出去了還要到這裏來叫覓書帶聽了聲也不則跑出門來遇見扶芳忙問云你家梅姑娘柳姑娘到那裏去了扶芳云是老松和老雲兩個替他們贖了身出院去了書帶云如今住在那裏扶芳云離這裏沒多遠兩個一堆兒住

着書帶回家將鴿兒與扶芳的話說與石生石生大喜卽回身包了個包兒對書帶云你還到院裏去走一回書帶云纔受了他的罵還去怎的生云你去站在他家門口等扶芳出來將這包兒遞與他說是我送他的央他領你到梅姑娘那裏去看着書帶接了包生云若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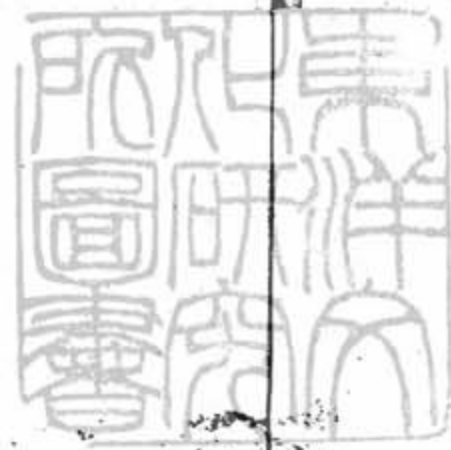
見他們說相公知道兩位姑娘出了院  
十分歡喜差我來望望他們若問我你  
說考期近了相公到場後纔好出門書  
帶應了走到院門口恰好扶芳擎着酒  
壺望裏走看見書帶問云你又來做甚  
麼書帶將包兒遞與扶芳云這是我  
家大相公送你的要你領領我到梅姑娘

那裏去不要讓媽媽知道扶芳將包兒  
捏了一捏復遞書帶云你還拿着待我  
把酒送進去了出來和你同去少頃出  
來收了包兒二人同走行不上里餘領  
到門前扶芳云這裏頭就是你自家進  
去我家裏有客要回去了說一聲回身  
就走書帶走進門來見了阿姥卽立住



脚阿姥問云你是那裏來的書帶云我  
是來看梅姑娘和柳姑娘的二女裏邊  
聽見問云阿姥是那一個阿姥云我不  
認得他書帶聽見梅柳聲音走到房中  
二女喜云書帶哥你怎麼尋得到這裏  
書帶云是有人領我來的柳絲取手巾  
與書帶抹了汗書帶將石生吩咐之言

說了一遍柳云你家大相公爲何脚影  
也不見難道竟不出門了書帶云大相  
公說如今就要去赴考只等場後纔好  
出來梅云是誰在你家太太面前學嘴  
的把大相公禁在家裏書帶云是我家  
舅老爺說的二女曰這又奇了山老爺  
怎麼知道書帶云是端午那一日看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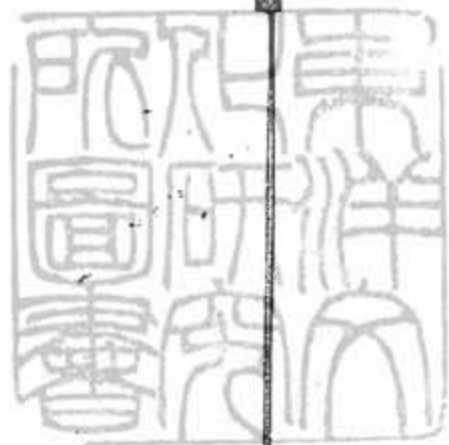
舟舅老爺在江頭看見大相公替梅姑娘們說話第二日就來告訴了太太太太把大相公狠狠的罵了一頓只少打梅問太太怎生罵他書帶云我不好說連松相公雲相公兩位姑娘都罵在裏頭柳云你只管說不妨書帶云太太說我只道你茶不思飯不想昏頭搭腦是

甚麼緣故却原來竟搭了這兩個下流走花街穿柳巷幹這樣沒廉恥的事我却要望你登天你到越爬到地底下去了一個八若星是好嫖好賭還有臉面站在人面前人家正經來替你說親你却嫌長嫌短原來被這些狐狸精淫婦迷住了若不早些開交我看你這賤骨頭



水石錄  
還要被他們拆散哩梅云那裏說起真  
真有口難分屈死了這個假老實阿姥  
云這小哥兒倒學得好聽書帶云柳姑  
娘你明日不要朝大相公說我在這裏  
多話柳云我不說你放心阿姥去拿茶  
與他吃書帶云我要回去了二位姑娘  
可有甚麼說話梅云說不了的話却不

好要你去說柳云明日叫阿姥借着賣  
畫的因頭到那裏去望你家相公書帶  
云去不得如今書房移在後邊緊貼着  
太太的房我們說話還是輕輕的再沒  
人敢進去梅起身云險些忘了取出一  
幅小畫將與書帶云這幅條子是送你  
家相公的正好煩你帶去柳云怕沾了



汗取方新帕子包好了付書帶云你藏  
得好不要教太太看見場後千萬請相  
公來看看我們說我們望着他書帶應  
諾而回

水石緣

第九段

石生訪舊續前歡  
二女矢心酬厚德

書帶回到門前將畫藏在衣底下走進  
書房生問云怎麼去這半日可曾尋見  
他們書帶將畫付與石生云尋見了是  
扶芳引我去的生接畫云兩個姑娘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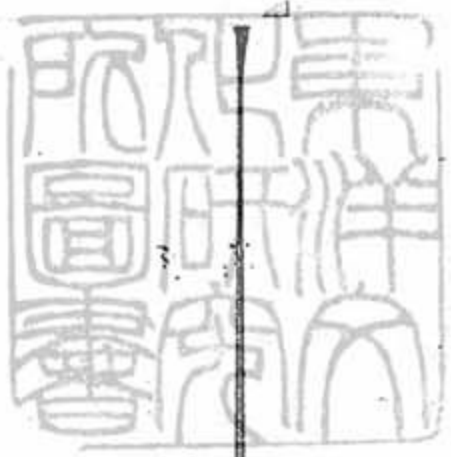


都在一處麼書帶云在一處柳姑娘問  
大相公怎麼躲在家裏不出來我說要  
等進過了場纔出門生云梅姑娘說甚  
麼來書帶云梅姑娘說有的是話不好  
對我說只叫大相公場後千萬到他家  
去走走這幅畫是兩個姑娘叫我帶來  
送相公的生展開看時乃遠雁入寒雲

圖知其為寄懷之筆隨即捲好書帶云  
他家有個老婆子他們都叫他阿姥不  
曉得是甚麼人柳姑娘要叫他扮了賣  
畫的進來看相公生駭曰這個如何使  
得書帶云我說書房移在後頭走不進  
來的回了他了生云這倒虧你石生既  
得二女贖身之信滿心歡喜至晚又展  
火石錄

力不系  
開畫來細看一回卽題詩云

一從携手醉芳叢幾度登樓笑晚風  
雙鳥脫籠飛檻外孤鴻失侶叫雲中  
卿憑彩筆描深怨我剔銀燈寫素衷  
明月蘆花何處宿相思惟有夢寬通  
秋場旣畢石生文戰不利回家且慚且  
憤母曰功名遲速皆由分定只要你勵



志潛修何慮飛騰無日生懷鬱鬱終日  
感嘆無言其母無奈復令書帶延松雲  
二子來相慰勉生見二友偕至頓開眉  
獨三人共罄闊懷抵暮甫別次日石生  
來訪松濤閒敘片時松濤言及二女辭  
樓一節生曰二兄高義千古罕覩松曰  
他二人時時念及賢弟你可還去望望

三  
他們生曰中懷甚渴正欲一見松卽引  
生至二女家阿姥在門首看見忙馳報  
二女曰松相公同了一位少年來了不  
要就是你們說的石三郎言未畢生與  
松濤已到面前二女忽見生來喜的似  
一輪明月從空墮入懷中三尺金鱗破  
浪躍來網裏雙雙拜謝出樓之德石生



連忙扶住松曰這一拜你該受的生日  
說那裏話志立自二姊義成乎二兄不  
才何與之有松曰非也帆能運舟使帆  
者在風藥能療疾用藥者在醫酒能合  
歡釀酒者在麴藥我與籠碧帆耳藥耳  
酒耳吾弟之德風也醫也麴藥也生曰  
兄言過當令人惶愧梅曰三君之德皆

不可忘何容軒輕松濤坐久呼茶不得  
索酒又無嘆曰你姊妹真真窮到一個  
錐也無了時松濤斷絃未續柳絲卽應  
曰強似你家無立錐之地衆皆大笑二  
女曰姊妹自離滄海如白骨再肉感君  
之德心可得銘口不可得而言不知今  
世裏怎生圖報生曰自端陽別後寢食



在念迨聞二卿已出平康方寸中纔覺  
稍慰生見二女眉月慵描鬢雲亂挽荆  
釵綰袂非復舊時艷冶又見室內香埃  
撲帳蛛網縈簾心甚惆悵因曰憐你二  
人昔爲道傍花今作風中絮如此熒熒  
無倚何以自給二女曰閒來寫幅丹青  
賣生曰前蒙惠我妙染神溢毫端意在

言表卷而秘之帳中但如此苦度晨昏  
究非長策畢竟作何處置二女低頭含  
嘆柳見阿姥在側乃呼阿姥去取茶來  
阿姥回身生執二女之手曰有甚衷腸  
何妨畧吐梅曰妾輩自知命薄幸脫樊  
籠此後餘年皆君再造每念如君世非  
常有倘再適非其人何異出淤泥而坐

塗炭寧甘抱此微志淒寂終身不復再  
生他念石生愀然閉目搖首曰二位姊  
姊纔出岐路不要又差了念頭柳曰不  
差還有一條路兒一串摩尼半肩鶴筆  
做個蓮花座下人也庶幾不負知己生  
聽二女言辭如出一口想起當日冷痴  
院鵝兒來叫姊夫三人戲謔二女有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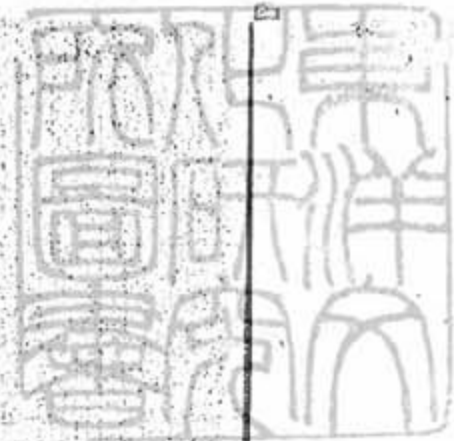


抱衾裯之語心知其意半晌低頭自忖  
復搖首曰我悞二姊還是二姊自悞迨  
迨歲月非旦夕比不如及早各尋歸着  
完了一生心事梅嘆曰石三郎世間不  
少茶販子我二人斷不肯到潯陽江上  
撥琵琶討白司馬墮淚石生默然少頃  
阿姥持茶出松濤先時躲過一刻今至

見茶指向生云此雲芽雪乳藏待佳賓  
不意疎慵又得陪飲生含笑松問阿姥  
曰這茶是你煮的麼阿姥曰是我煮的  
松曰樵青雖老風味猶存阿姥曰聞知  
相公是個酒仙怎知茶味松曰古有茶  
癖不喜飲而喜看我之于茶頗有是病  
生笑曰諺云看飯餓死看茶的豈不要



渴死松戲生云眼面前有的是飯你看  
了餓也不餓阿姥笑云這位相公倒會  
說笑話生指阿姥云此媪老而有致是  
你二人天生的伴當梅曰賴他相倚稍  
破岑寂松見二女臉帶愁容默默無語  
暗自懷疑及別出門執生手叩其故生  
不答松詰之生揮手曰但去莫復問



五羊山記

